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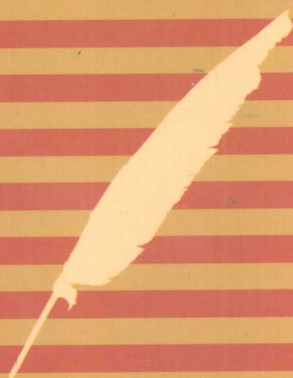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THE TREATISE ON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赵秀江 译

· (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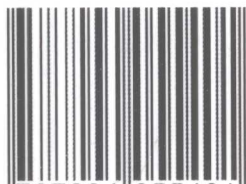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其木格 索书辉
钱 萍 杨显文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204-05540-3



9 787204 055401 >

ISBN 7-204-05540-3/1 • 1000

定价：598.00 元（全二十卷）



五 天生的贼眼

马吕斯五年来一直生活在艰苦、穷困、甚至痛苦之中，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点儿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真正的悲惨生活，他刚才才见到了一下，那便是刚刚在他眼前走过的那个幽灵。单看到男子的悲惨生活并不算什么，应该看看妇女的悲惨生活；单看到妇女的悲惨生活也不算什么，还得看看孩子的悲惨生活。

当一个男子走到穷途末路时，他同时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遭殃的是他周围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工作、工资、面包、火、勇气、毅力，他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太阳的光仿佛已在他体外熄灭，精神的光也在他体内熄灭，在黑暗中，男子遇到的软弱妇女和孩子，便残暴地强逼她们去干卑贱的勾当了。

因此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是有可能出现的。绝望是由脆薄的隔板圈住的，而这些隔板，每一片都紧接着邪恶和罪行。

健康，青春，尊严，童贞清白，幼弱圣洁的身体发肤，不甘屈辱的羞恶心情，灵魂的这些保护膜，都一齐遭受了这只摸索出路而碰到污秽也会安于污秽的手的穷凶极恶的蹂躏。父母、儿女、兄弟、姊妹、男子、妇人和女孩，几乎象某种矿物的结构，互相搀杂粘附在这种不分性别、年龄、血统、丑行、天真的浑浊污池里。他们彼此背靠背，蹲在一种黑洞似的命运里挣扎。他们凄惶酸楚地地面面相觑。啊，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脸是多么苍



白！他们身上是多么冷！他们好象是住在一个比我们离太阳更远的星球上。

这姑娘在马吕斯看来好象是从鬼域里派来的。

她给他显示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丑恶面。

马吕斯几乎在谴责自己，不该那样终日神魂颠倒，无法自拔于儿女痴情，而对自己的邻居，直到如今，却还不曾瞅过一眼。为他们代付房租，那只是一种机械运作，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马吕斯本应做得更好一些。怎么！他和那几个穷苦无知的人之间只有一墙相隔，他们过着摸黑的生活，被隔离在大众的生活之外，他和他们比邻而居，如果把人类比作链条，那么他，可以说是他们在人类中所能接触到的最后一环了，他听见他们在他身边生活，应该说，在他身边喘息，而他竟熟视无睹！每天，每时，每刻，隔着墙，他听到他们在来回走动，说话，而他竟充耳不闻！他们说话时，有呻吟哭泣的声音，而他竟无动于衷！他的思想在别处，在幻境中，在不可能的好梦中，在虚无缥缈的爱情中，在痴心妄想中，可是，有一伙人，从耶稣基督来说，和他是同父弟兄，从人民来说，和他是同胞弟兄，而这些人竟在他的身旁作垂死挣扎！作绝望的痛苦的殊死挣扎！他甚至是他们的苦难的因素之一，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因为，假使他们有另外一个邻居，一个不这么愚痴而比较关切的邻居，一个乐于行善的普通人，显然，他们的穷困情况会被注意到，苦痛的迹象会被发觉，他们也许早已得到照顾，脱离困境了！看上去他们当然很无耻，很腐败，很肮脏，甚至很可恨，但是摔倒而不堕落的人往往是少有的，况且不幸的人和无耻的人往往在某一点上总是被人混为一



谈，被加上一个笼统的名称，置人于死地的名称：无赖，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再说，难道不是在陷落越深时救援就应当越有力吗？

马吕斯一面这样责备自己——因为马吕斯和所有心地真正诚实的人一样，时常会自居于教育家的地位，对自己进行过分的责备——，一面望着那堵把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隔开的墙壁，仿佛他那双不胜怜悯的眼睛能穿过隔墙去温暖那些穷苦的人似的。那墙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敷在窄木条和小梁上的石灰做的，并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能让在隔壁的人把说话的声音和每个人的噪音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也只有象马吕斯那样睁着眼做梦的人才会久不察觉。墙上也没有糊纸，无论在容德雷特的一面还是马吕斯的一面都是光着的，粗糙的结构赤裸裸暴露在外面。马吕斯几乎是无意识地仔细研究着这隔层，梦想有时也能和思想一样进行研究，观察，忖度。他忽然站了起来，刚刚发现在那上面，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洞眼，是由三根木条构成的一个空隙。堵塞这空隙的石灰已经剥落，人站在抽斗柜上，就能从这窟窿看到容德雷特的破屋里面。仁慈的人是有并且应当有好奇心的。这个洞眼正好是个贼眼。以贼眼窥察别人的不幸而加以援助，这是可以允许的。马吕斯想道：何妨去看看这人家，看看他们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于是他跳上抽斗柜，把眼睛凑近那窟窿，向隔壁望去。



六 兽人窟

城市，一如森林，有它们最恶毒最可怕的生物的藏身洞。不过，在城市里，躲藏起来的是凶残、污浊、卑微的，也就是说，是丑的；在森林里，躲藏起来的是凶残、猛烈、壮伟的，也就是说，是美的。同样是洞，但是兽洞优于人洞，野窟胜于穷窟。

马吕斯看见的是个穷窟。

马吕斯穷，他的屋子里一无所有，但是，正如他穷得高尚，他的屋子也空得干净。他眼睛现在正在注视的那个破烂住处却是丑陋、肮脏、恶臭难闻、黑暗、污秽的。全部家具只包括一把麦秆椅、一张破桌、几个旧瓶旧罐和屋角里两张无法形容的破床。全部光线来自一扇有四块方玻璃的天窗，上面挂满了蜘蛛网。从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刚刚能使人脸成鬼脸。几堵墙好象害着麻疯病，满是补缝和疤痕，恰如一张被某种恶疾破了相的脸。上面浸淫着黄脓似的潮湿，还有一些用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地上还铺了一层不整齐的砖；而这一间却既没有砖，也没有地板；人直接踩在陈旧的石灰地面上走，已经把它踩得乌黑；地面高低不平，落满尘土，但仍不失为一块处女地，因为它从来不曾接触过扫帚；奇形怪状的破布鞋、烂拖鞋、臭布筋，满天星斗似的一堆堆散在四处；屋子里有个壁炉，为这炉子每年要付四十法郎的租金；壁炉里有个火锅，一个闷罐，一些砍好了的木柴，挂在钉子上的破布片，一个鸟笼，灰



屑，居然也有一点火，两根焦柴在那里凄然地冒着烟。

使这破屋显得更加丑恶的原因在于它的面积大，有一些凸角和凹角，一些黑洞和斜顶，一些港湾和地岬。因而出现许多无法探测的吓人的杳见，在那里仿佛藏着许多拳头大小的蜘蛛和脚掌那么宽的土鳖，甚至也许还藏着几个人妖。

那两张破床，一张靠近房门，一张靠近窗口。两张床都有一头抵着壁炉，也都正对着马吕斯。

在一个邻近马吕斯据以窥望的那个窟窿的的墙角上，有一幅嵌在木框里的彩色版画，下沿上写有两个大字：“梦境”。画面表现的是一个熟睡的妇人和一个枕着的孩子，孩子睡在妇人的膝上，云里有一只老鹰，嘴里衔着一个花环，妇人在梦中用手把那花环从孩子的头上挡开；远处，拿破仑靠在一根深蓝色的圆柱上，头上顶着一个光轮，柱顶上有有个黄色的斗拱，上面写着这些字：

马伦哥

奥斯特里茨

耶拿

瓦格拉姆

艾劳

在画框下面，有一块长的木板似的东西，斜靠着墙竖在地上。那好象是一幅放反的油画，也可能是一块背面涂坏了的油画布，还有一面从什么墙上取下来的穿衣镜丢在那里备用。

桌子旁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马吕斯望见桌上有鹅翎笔、墨水和纸张。那男子是瘦小个子，脸色蜡黄，眼睛阴狠，神



态尖刁、凶恶而惶惑不安，是个坏到了家的恶棍。

拉华退尔如果研究过这张脸，就能在那上面发现秃鹫和法官的混合形相，猛兽和讼棍能互相丑化，互相补充，讼棍使猛兽卑鄙，猛兽使讼棍狰狞。

那人生了一脸灰白的长络腮胡子，穿着一件女人衬衫，露着毛茸茸的胸脯和灰毛直竖的光臂膀。衬衫下面，是一条满是污垢的长裤和一双张着嘴的靴子，脚指全露在外面。

他嘴里衔着一个烟斗，正吸着烟。穷窟里已没有面包，却还有烟。

他正写着什么，或许正是马吕斯念过的那一类的信。

在桌子的一角上放着一本不成套的旧书，红面，是从前旧式租书铺的那种十二开版本，看上去好象是一本小说。书的封面上标着用大字印的书名：《上帝，国王，荣誉和贵妇人》，杜克雷·杜米尼尔作。一八一四年。

那男子一面写，一面大声说话，马吕斯听到他说的是：

“我说，人即使死了也还是没有平等！你看看拉雪兹神甫公墓就会知道！那些有钱的大爷们葬在上头，路两旁都有槐树，路面还是铺了石块的。他们可以用车子直达墓地。而小户人家，穷人们，倒霉蛋嘛！在下头烂污泥浆齐膝的地方，扔到泥坑里，水坑里。之所以把他们扔在那里，是让他们赶快烂掉！谁要想去看他们，就得准备陷到土里去。”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笔来，一拳打在桌上，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

“呵！我恨不得把这世界一口吞掉！”



一个胖妇人，可能有四十岁，也可能有一百岁，蹲在壁炉旁边，坐在她的光脚跟上面。

她也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针织的裙子，裙子上补了好几块旧呢布。一条粗布围腰把那裙子遮去了一半。这妇人，虽然叠成了一堆，却仍可以看得出，是个极高的大个子。在她丈夫旁边，那真是一种丈六金身。她的头发怪丑，淡赭色，已经半白了，还不时伸出一只生着扁平指甲的大油手去理她的头发。

在她身边也有一本打开的书躺在地上，和那一本同样大小，也许就是同一部小说的另一本。

在一张破床上，马吕斯看见一个脸色灰白的瘦长小姑娘，几乎是光着身体，坐在床边，垂着两只脚，似乎是在不听、不看、不活的状态中。

这想必就是刚才来他屋里那个姑娘的妹子。

乍看上去，她有十一、二岁。仔细去看，又能看出她准有十五岁。这便是昨晚在大路上说“我就溜呀！溜呀！溜呀！”的孩子。

她属于那种长期滞留，继而又陡然猛长的病态孩子。这种可悲的人类生物既是由穷困造成的。这些生物没有童年时期，也没有少年时期。十五岁象是只有十二岁，十六岁又象是有了二十岁。今天是小姑娘，明天便成了妇人。她们好象在超越年龄，以便早些结束生命。

这时，那姑娘还是个孩子模样。

此外，这户人家没有一点儿从事劳动的迹象，没有织机，没有纺车，也没有工具。几根形象可疑的废零件堆在一个角落里。



一副绝望以后和死亡之前的那种坐以待毙的阴惨景象。

马吕斯望了很久，感到这室内的阴气比坟墓里的还可怕，因为这里仍有人的灵魂在游移，人的生命在活动。

穷窟，地窖，深坑，某些穷苦人在社会建筑最底层匍匐着的地方，但还不完全是坟墓，而只是坟墓的前厅，但是，正如有钱人把他们最富丽堂皇的东西摆设在他们宫门口那样，死亡也把它最破烂的东西放在隔壁的这前厅里。

那男子住了口，妇人仍不吭声，那姑娘也好象不在呼吸，只有那支笔在纸上急叫。

那男子一面写，一面嘟囔道：

“混蛋！混蛋！全都是混蛋！”

所罗门警句的这一变体引起了妇人的叹息。

“好人，安静下来吧，”她说。“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体气坏了，亲爱的。你写信给这些家伙，已经很对得起他们了，我的汉子。”

人在穷苦中，正如在寒冷中，身体互相紧靠着，心却是离得远远的。这个妇人，从整个外表来看，似乎曾以她心中仅有的那一点儿感情爱过这男子。但是，很可能，处于那种压在全家头上的悲惨境界中，由于日常互相埋怨的结果，那种感情也就泯灭了。在她心里，对她的丈夫只剩下一点儿柔情的死灰。可是那些甜蜜的称呼还没有完全死去，而且还时常出现在口头。她称他为“亲爱的”、“好人”、“我的汉子”，等等，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丝毫不起波澜。

那汉子继续写着。



七 战略和战术

马吕斯心里憋得非常难受，正打算从他那临时凑合的了望台上下下来，又忽然有一点儿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这时那破屋子的门突然开了。

大女儿出现在门口。

她脚上穿着一双男人的大鞋，满鞋是污泥迹印，污泥也溅到了她的红脚脖子上，身上披着一件稀烂的老式斗篷，这是马吕斯一个钟头以前所不曾看见的，她当时也许是为了引起更多的怜悯心，把它留在了门外，出去以后才披上的。她走了进来，顺手把门推上，接着，又象欢呼胜利似的喊着说：

“他要来了！”

她父亲转动了眼珠，那妇人转动了头，小妹却丝毫没有动。

“谁来了？”父亲问。

“那位先生呀。”

“那个慈善家吗？”

“对呀。”

“是圣雅克教堂的那个吗？”

“是呀。”

“那个老头？”

“对。”



“他要来了?”

“他就在我后面。”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

“这是真的，他会来?”

“他坐马车来的。”

“坐马车，好阔气哟!”

那父亲站了起来。

“你怎么能说拿得准呢?他要是坐马车，你又怎能比他先到呢?你至少应该把我们的住址对他说清楚了吧?你有没有对他说明是过道底上右边最后一道门?希望他不要弄错才好!你是在教堂里找到他的?他看了我的信没有?他说了些什么?”

“得，得，得!”那女儿说，“你象开连珠炮，老头!听我说：我走进教堂，他坐在平时坐的位子上，我向他请了安，把信递给他，他念完信，问我：‘您住在什么地方，我的孩子?’我说：‘先生，我来带路就是。’他说：‘不用，您把地址告诉我，我的女儿要出去买东西，我雇一辆马车，我会和您同时到达您家里的。’我便把地址告诉了他。当我说到这栋房子时，他好象有点儿诧异，迟疑了一会儿，又说：‘没关系，我去就是。’弥撒完了以后，我看见他领着女儿走出了教堂，坐上一辆马车。我确实对他交代清楚了，是过道底上靠右边最后一道门。”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来呢?”

“我亲眼看见那辆马车已经到了小银行家街，我就连忙跑了回来。”



“你是怎么知道这马车是他坐的那辆呢？”

“因为我注意了车号嘛！”

“车号是多少？”

“四四〇。”

“好，你是个聪明的姑娘。”

女儿大胆地望着父亲，把脚上的鞋跷给他看，说道：

“一个聪明姑娘，这也可能。但是我要说我以后再也不穿这种鞋了，我再也不愿意穿了。首先，为了卫生，其次，为了清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出水的鞋底更让人讨厌的了，一路上只是唧呱唧呱叫。我宁愿打赤脚走路。”

“你说得对，”她父亲回答说，语调的温和和那姑娘的粗声粗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赤着脚，人家不让你进教堂。穷人也得穿鞋。……人总不能光着脚丫子走进慈悲上帝的家。”他挖苦地加上这么一句。继而又想到了心里的事，“这样说，你有把握他一定会来吗？”

“他就在我脚跟后面。”她说。

那男子挺起了腰板，显得容光焕发。

“我的娘子，”他吼道：“你听见了！慈善家马上就到，快把火熄掉。”

母亲被这话弄傻了，没有动。

做父亲的带着走江湖的那股矫捷劲儿，在壁炉上抓起一个缺了口的罐子，把水泼在了两根焦柴上。

接着他对大女儿说：

“你！把这椅子捅穿！”



女儿却一点也不懂。

他抓起那把椅子，一脚便把它踹通了，腿也陷了进去。

然后一面拔出腿，一面问他的女儿：

“天冷吗？”

“非常冷，在下雪呢。”

父亲转向坐在窗口床边的小女儿，霹雳似的对她吼道：

“快！下床来，懒货！你什么事也不干！把这玻璃打破一块！”

小姑娘哆哆嗦嗦地跳下了床。

“打破一块玻璃！”他又说。

那孩子吓呆了，立着不动。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父亲又说，“我叫你打破一块玻璃！”

那孩子被吓破了胆，只得服从。她踮起脚跟，对准玻璃一拳打去玻璃破了，哗啦啦地掉了下来。

“打得好。”她父亲说。

他神气严肃，动作急促，瞪大眼睛把那破屋的每个角落都迅速地扫了一遍。

他看上去象是个战争即将开始，作好最后部署的将军。

那母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站起来，用一种慢而沉的语调，仿佛要说的话已经凝固了似的，问道：

“亲爱的，你要干什么呀？”

“给我躺到床上去。”那男人回答。

那种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妇人只好服服贴贴地，沉甸甸地倒在了一张破床上。



这时，屋角里有人抽噎地哭起来。

“怎么回事？”那父亲吼着问。

那个小姑娘，在一个黑昏晃里缩做一团，不敢出来，只是伸一个血淋淋的拳头。她在打碎玻璃时受了伤，走到母亲床边，偷偷地哭着。

这一下轮到做母亲的坐起来大吵大闹了：“你看见了吧！你干的蠢事！你叫她打玻璃，她的手打出血来了！”

“再好没有！”那男子说，“这是早料到的。”

“什么？再好没有？”那妇人接口说。

“不许开口！”那父亲反击说，“禁止言论自由。”

接着，他从自己身上那件女人衬衫上撕下一条，做成一根绷带，怒气冲冲地把女孩的血腕裹了起来。

裹好以后，他低下头，望着撕破了的衬衫，很是得意。他说：

“这衬衫也不算坏。看来一切都很象样了。”

一阵冷风从玻璃窗口飕的一声吹进屋子。外面的浓雾也钻了进来，散成白茫茫的一片，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挥撒着棉絮。透过碎了玻璃的窗格，可以望见外面正飘着雪。昨天圣烛节许下的严寒果真的到了。

那父亲又向四周望了一遍，好象在检查自己是否忘记了什么要做的。他拿起一把旧铲子，撒了一些灰在那两根泼湿了的焦柴上，直把它们完全盖没。

然后他站起身来，背靠在壁炉上说：

“现在，我们可以接待那位慈善家了。”